

順治十四年



白王請奏議卷十

皇清奏議

清治源疏

順治十三年

柯聳

審時圖治疏

順治十三年

王啟祚

嚴責成以靖盜賊疏

順治十三年

姚延啟

嚴責成以紓軍興之費疏

順治十三年

嚴沆

謹獻芻言疏

順治十三年

尚九遷

請敦建極立政之原疏

順治十四年

傅維麟

竇圖修省疏

順治十四年

魏裔介

請定遼陽規制疏 順治十四年

王益朋

節用愛人以清治源疏 順治十四年

王永吉

敬陳軍屯大政 順治十四年

魏裔介

請簡冗費寬舊欠疏 順治十四年

姚延啟

再陳推廣矜全之議 順治十四年

金漢鼎

禮科給事中臣柯聿謹

奏為酌時宜以甦民困嚴釐剔以清治源敬陳一

得之愚聊效先資之獻事 臣殘邑外吏奉職六

載近蒙

親試

特授諫垣敢不俯竭愚忱以圖報稱於萬一 臣思圖

治之道杜絕營私方可澄清官守軫恤民困先

在嚴革弊端以臣得之耳目最確者約舉五條

敬為

皇上陳之

一嚴上下之體以杜徇私自古有一定之官守

即有一定之名分上官非以養尊屬吏非云

曲謹蓋以體統嚴則情面可杜名節重則操

守必廉近時積習相沿莫如屬官拜認門生

明末凡經撫按復命列薦者去任之後方稱

門生原以既受國士之知甘居弟子之列乃

流弊日甚凡州縣之與府廳府廳之與司道

司道之與督撫按往往師弟相稱執禮維謹

借門生為獻媚之階梯假執贄為行賄之捷

徑甚或曠廢職業專務逢迎餽節賀壽百計

結歡上官樂其趨承每至曲為徇庇安望有

強直自遂私謁不行所稱清白吏乎臣請

皇上勅行各督撫按以後如有屬官拜結門生密訪

得實特疏叅處不得知情容隱俾各官絕意

敬為

皇上陳之

一嚴上下之體以杜徇私自古有一定之官守

即有一定之名分上官非以養尊屬吏非云

曲謹蓋以體統嚴則情面可杜名節重則操

守必廉近時積習相沿莫如屬官拜認門生

明末凡經撫按復命列薦者去任之後方稱

門生原以既受國士之知甘居弟子之列乃

流弊日甚凡州縣之與府廳府廳之與司道

司道之與督撫按往往師弟相稱執禮維謹

借門生為獻媚之階梯假執贄為行賄之捷

徑甚或曠廢職業專務逢迎餽節賀壽百計

結歡上官樂其趨承每至曲為徇庇安望有

強直自遂私謁不行所稱清白吏乎臣請

皇上勅行各督撫按以後如有屬官拜結門生密訪

得實特疏叅處不得知情容隱俾各官絕意

鑽營自必盡心職守。簡省結納，并可勉勵公廉。是亦清官守而肅吏治之一端也。

一重巨蠹之法以窮奸窟。

朝廷重任巡方總在安民察吏。故官府既有糾察胥吏亦有考察。至於一二巨蠹尤應執法嚴懲。

然臣見近日察訪衙蠹止行於小而不行於大。不知官府之衙門益尊則胥役之狐假愈甚。統計各省上而督撫中而司道書吏承差。

為數繁多通省之事在其掌握。一切錢糧出納文移遲速刑獄大小賦役高下那移脫換線索由己。故一入衙門無不乘堅策肥棟宇。

連雲疆畝如繡不知得之何來。故江浙之間司道掌案書吏每名頂首銀兩多者三千金少亦不下千金。即刑廳書役亦必千金。此輩挾此重資鑽謀營役推其本心方思取償於一二事不難倍收於一二年。小民之膏血幾

何能堪狼虎吮吸也。至於州縣職分既卑力難容庇。年來州縣之積蠹無不改名易姓投入上司衙門。雖屢奉

申飭。究竟具結遵行。總屬虛文。朦混按臣稍有瞻徇。便多投鼠忌器。不過以州縣數人報解贖錢。充數塞責。乞

皇上嚴勅巡方諸臣。上自督撫司道。下至府廳州縣。務須虛公察訪。苟有罪蹟昭著。一體拿究。如

果能訪拿真正巨憝。考核之日。當加獎賞。如仍前僅以州縣下役充數者。竟以不職論處。庶律令從公。而人心允服矣。

一禁訪行以清弊藪。省會衙門附近。有等積惡巨棍。號為訪行。身不克役。公庭而聲氣最廣。結納甚豪。凡督撫按各衙門掌案。經承無不。是其至交。又分布腹心。克當大小各衙門胥役。每日就各官所行事件。列成單款。或趙甲

錢乙總屬鬼名。或將直作曲。暗埋殷戶。俟督撫按。凡有叅劾檄催道府推官。道府推官轉寄耳目於胥吏。胥吏密通線索於訪行。遂乘機臚列贓款。盈千累萬。經手年月。鑿鑿有據。隨插腹黨。挺身作證。道府推官據此上申督撫。按據此入。

告及至承問。所開贓迹十不得一。訪行復從中嚇詐官府。魚肉小民。得錢則立見水消。不得錢則

枉證黑獄。又有甚者。奸胥猾吏。積惡貫盈。明知己不能免。計串訪行。捏造贓款。隱匿親行。過惡反將素封良善之人。列名被害。彼鄉愚生不至省會。目未睹衙門。懼禍已極。又因本。素不相識。兩造之下。百口代為力辯。不惜出橐中金。求情囑託。為之昭雪。疊經審結。巨。慙之誅已逋。而千金之家立破矣。李代桃僵。生民隱痛。又或故板事外之人。隔省關提坐。

經旬月。而天災地外。事久之人。則首開。然
欽件久遠不結。承問衙門。每因違限。叅罰。比比皆然。

江浙為甚。伏祈

皇上飭行各省督撫。按諸臣。嚴究訪行弊棍。以蘇民

困。以實官評。自本朝開門。即斷。已動。人。因本

一急停徵。以恤災荒。

皇上年來軫恤災荒。痾瘵時切。近畿地方。每年特發

帑金。遣大臣親行賑濟。各省報災。分別輕重。

恩賜蠲免。如有奏報踰期。題叅處分。如傷之

仁。固已天下共見矣。臣思水旱告災。秋成無

望。內而餬口無資。外而追呼踵至。斯時速沛

皇仁。庶可稍延殘喘。乃州縣申報。督撫題請。再候部

覆。即立限甚嚴。近者勢必三月。遠者動輒踰

年。有司恐礙考成。不得不仍行督徵。及蠲免

之。以格費之。以格費之。以格費之。以格費之。以格費之。

詔下。頌而糧額完解。幾竣。臣前任楚中。每見本年災

詔下節荒題

允部覆必經數月。當年正賦已完。蠲免分數。不得不

流抵次年。夫流抵次年。無論官吏侵漁銷算

勒捐。種種滋弊。况小民竭髓以完。去年之賦

反輾轉以寬樂歲之徵。則遠汲無救於燃眉。

有立而待斃耳。自今以後。乞

皇上專責撫臣。先據州縣申報災荒。委勘得實。一面

題請。一面酌量分數。先示停徵。重則十分之

五。輕則十分之三。除經奉

旨應免若干外。或停徵之數。尚有浮額。應追者。即於

次年帶徵。經徵州縣。本年奏銷。免其叅罰。則

寬一分實受一分之惠。早一日則救一日之

生。豈至蠲免之

隆恩。竟同畫餅之故事乎。

一禁官買以甦民累。臣思人臣撫理一方官職

皇上愛無論崇卑。俱宜仰體

順治十三年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以惠養小民。然愛民務先潔己。

自古廉吏。有懸魚。瘞鹿之操。酌水投錢之節。

方能扇布仁風。助成化理。近者貪污接踵。大

者無論。即其小者。如官買物件一事。積習難

除。在上司封發價銀。塗飾耳目。未嘗不謂發

價平買。其實所發之銀。不足原價之半。而州

縣下吏。陰喻其意。或私派於里民。或取辦於

行戶。物數既完。原銀并繳。百姓累賠。而不敢

明言。州縣奉行而付之。無奈。故地方有一土

產。則百姓受一大害。更或差役執票橫索。除

買物件之外。有供應飯食。餽送路費。數倍之

苦乞

皇上嚴飭督撫。按以後。每府州縣前。及大市鎮處。勒

石一通。明刊奉

旨。不許現任官府。硃票差人。指稱官價。勒買物件。違

者。即以違

旨論并計贓坐罪。如州縣官有奉上司衙門官買者。言不信罪亦如之。如此則國法既嚴。人心知儆。廉隅少飭。而民得安生矣。

奏

吏科給事中臣王啟祚謹

奏為審時圖治以答

天心仁愛事。臣三月二十七日捧讀

上諭。以冬雷春雪。隕石雨土。引過自責。急圖省改。仰

覩我

皇上自有敬

天法

祖勤民之要務。而非小臣所能贊一得者。但人君克謹

天君者也。而能默默已乎。臣念為政者。因時而出治。猶
皇上治病者。隨症而下藥也。臣觀創業垂統。周於三
代為最久。三代以來。漢為最久。蓋以定鼎之後。
土能即有寬仁。如人疾病之餘。乍登衽席。所以海內
天。心。二。蒙安。天休滋至。周頌成康。漢言文景。良以其培
植者深。而休養者厚也。以臣觀今天下大勢。天
運剝而將復。世局陂而欲平。如日方升。如夜始

且亂終治始

皇上身兼創守。培萬年無疆之業。所當於極力維挽
中。急以寬深之德。與天下相休息之時也。伏願

皇上剛柔互調。寬嚴並用。省時務之闕失。各因其所
司而求之。或職要。或職詳。假以事權。寬以時日。
深宮密勿之地。徐焉而考其成。使臣下循分盡職。如

春夏秋冬之各司其令。

皇上按時責效。如風雨露雷之不爽其期。則明作有

皇上功。博大成。裕矣。然臣更有說焉。其說。頃聞。刑部。皇上軫恤民艱。無遠不至。然九閩萬里。民隱何從周

知乎。為。皇上司耳目之寄者。巡方也。伏冀

勅諭巡方。以勿徇情面。惟矢公忠。民間利病。有知必

告。則上下相通。呼吸共喻。宇宙無阻塞之氣矣。

皇上。至若刑也者。帝王治天下之大法。然而白粥教。曰祥刑。統之曰明允。則刑原非得已也。伏冀

皇上法泣罪之仁。布解網之令。

勅下刑官。加意詳酌。何者為不知而誤犯。而刑可少

寬。何者為難剖之疑案。而情有可原。寧失出勿

失入。則元氣培養。天和導迎矣。若夫各地方營

繕之請祈

皇上下暫停之令焉。我

皇上節儉率下。冗費盡除。年來河工萬不得已。民力

皇上已竭。幸賴

順治十三年

皇上鴻庥河伯効順政當使民稍為息肩之時也各
地方修建想亦視為要務然而名為捐俸恐不
免於築愁也臣祈

皇上姑准暫停養民間全力供徵調之急需緩一分
力役即受一分恩賜矣至於連年用兵之地必
多流移尺籍苟虛何取幅幘之空麗也仰祈

勅下坐鎮藩臣督兵將帥流民未復業者多方招徠
安民之績一如戰功務使雞犬不驚桑麻遍野

則民皆樂業有以繫遠人向化之心一統之業
成而徵調之煩可免民生遂而

祖德光

天瑞臻而上理登矣

天啟初年上野登卷

所錄

臣等謹將... 奏為盜賊未息... 工科給事中姚延啟謹

工科給事中姚延啟謹

奏為盜賊未息皆由文武溺職伏乞

嚴勅責成申明賞罰以靖地方事竊見近日各處崔

符嘯聚劫掠公行郡縣不敢申報道將置若罔

聞如晉中清源蒲州等處失事隱匿自非撫按

精明覺發幾以封疆為兒戲矣我

皇上特諭刑部申飭諱賊之令煌煌

天語凜然斧鉞誠恐近

順治十三年

天京一帶地方。或知悚惕。而逖遠者。不能保無怠玩。
皇工今日濱江沿海之區。寇氛不靖。則不軌之民。尤
易乘時騷動。如江淮兩浙間。綠林出沒。千百為
羣。焚掠大鎮。搶擄子女。來如疾風。去如兔脫。較
西北直省寇盜情形。更難防禦。何者。西北之寇。
依山為巢。馬步往來。皆有踪跡。至於江浙水鄉。
駕舟揚帆。飄忽無常。溪港錯雜。奔逸難定。其不
同者一也。西北之民。大村聚落。皆有城堡。保甲
之法。可以團結。鄉長易於約束。南方阻水為居。
無堡寨之守。無棲堞之望。地形渙散。衆志難齊。
盜入其境。則自救不暇。彼此不能相顧。其不同
者二也。西北地廣人稀。鎮店市會。有常期商販。
歇宿有定所。面生之人。可以稽查。南方廬舍稠
密。人烟輳集。貿易者趾接於途。往來者肩摩於
道。縱有奸宄。不便別識。其不同者三也。故治盜
之方。南北各異。北方在以保甲之法。專責州縣。

所以清其源以撲滅之事。專責道將。所以遏其流。至南方則不然。欲清盜之源。不但保甲奉行。故事必令本道協鎮與府州縣及總捕等官。選擇眼明手快捕役。分汛緝訪賊首何人。窩家何地。為賊通線者。某某姓名。懸賞購捕。務在必獲。刻期比較。嚴法搜拿。但不得株連良善。有犯者治以反坐之律。如此則盜之一出一入皆可得而知矣。蓋盜賊之起伏。未有不與積捕大蠹相

通。而道協養寇為利。不肯督責捕役。以致貓鼠同眠。鷹犬不噬。則欲遏盜之流。惟有令失事地方。即刻舉報。州縣申報。道協查核。汛地及防守兵將。勒限擒獲。仍不得將被劫被擄之家。反行拘禁需索。又不得藉口招撫。徒長縱盜之風。以賣賊為奇貨。則南方小蠹殄滅不難矣。臣所鯁鯁過慮者。因鄭逆跳梁。江海多事。誠恐腹裏有寇。目前忽為癘疥。他日必至蔓延。所關匪

小故急須掃除淨盡方可救寧無患耳伏祈
救督撫按嚴飭各道協等官實心奉行以圖後效毋
得苟且塞責塗飾空文如有怠玩不職及養盜
為利者立行指名參奏倘有容徇被人糾參該
督撫按官一併治以欺朦之罪則寇孽可消而
封疆永奠矣

兵科給事中嚴沆謹

奏為嚴責成以紓軍興之費事方今事之最急者

莫大於兵餉臣見頻年以來一處告急則一番

發兵軍需既困於轉輸士馬亦疲於奔命即如

閩浙之間兵至則賊逃兵撤則賊又至是賊且

以逸待勞而往來徵調絡繹不停我反受其困

矣臣思在內大兵即古所稱禁旅原以居重馭

輕必須養精蓄銳遇有非常撻伐間一遣調以

張四征不庭之威。至若各地方總督巡撫併提鎮等官。各有經制額設之兵。以備本處戰守之用。後又慮其單弱。復於省會及衝要諸路。特遣固山駐防。是於主兵之外。再增一保障矣。乃每遇賊警。輒大聲疾呼。請發

禁兵。以一處之賊。而禦之以客三項之兵。無怪乎兵日繁而餉日匱也。以臣愚見。先當責成各督撫。并提督總兵。將原設本處主兵。精加選練。

實覈充伍。老弱者急行汰換。虛冒者急行清補。務令能戰能守。有一兵即得一兵之用。則主兵既成勁旅矣。至於駐防固山。所領兵馬。即當專備征伐。援勦。不得僅以所駐之地。苟幸無事。遂與原設主兵。畫地而守。同歸無益。則防兵又添一重鎮矣。兩項兵馬。互為表裏。設有賊至。主兵可禦。而防兵繼之。協力同心。小醜何難撲滅。果係賊勢猖獗。不得不請大兵。亦須策勵主兵。互

為犄角。使一鼓即奏蕩平。不得置本標之兵。全
不操練。專以臨時籲請。開諉卸之端。如近日浙
閩督臣佟代。祇緣小嫌私隙。與督臣秦世楨糾
訐不已。當海波方沸之日。而且爭衙門。理庶獄。
則其平日之不實心。簡練士馬。綢繆封疆。大可
知矣。倘不及蚤嚴立責成。將來各地方尤而效
之。誠不知何所底止。且從來用兵。有攻有守。進
取貴於神速。必不可久淹歲時。防禦貴於耕屯。
必不可遠勞饋運。今經畧諸臣。作何通局布筭。
尅日奏功。以蚤紓

南顧之慮。無令有進攻之費。而祇成退守之形。暴露
師徒。消磨糧餉。此最目前大計。所當蚤定勝筭。
以確圖救寧者也。

兵科給事中 臣尚九遷謹
奏為謹獻芻言伏祈

睿鑒採擇事 臣碌碌匪庸荷蒙

殊眷拔之稠衆之中置諸諫垣之列既身膺言責敢

不竭其愚忱有聞必告以期仰副委任之至意

謹將目前所切要者條列四事為我

皇上陳之 一嚴叅劾竊謂懲貪激濁固肅清吏治之
大權然必博訪嚴諮方可以示公道而服人心

近見各省糾彈之官論其職跡盈百盈千究其歸結大半烏有甚至有紛紛告辨借端瀆擾者果叅者為是則問者之狗庇可知問者為是則叅者之偏執可知二者是非不能兩立也臣愚以為必躬親閱歷虛公體訪不徒專恃風聞與夫開揭必實察其物議沸騰穢跡果著者然後奏形之白簡據實上

聞如有問結與原叅不符者許先叅之官指實據證

糾劾以定功罪是非大明犯法者不致乘隙脫卸而

欽件亦得早結矣一飭學政臣惟養士之本在於學校得人之效宜擇真才年來文體雖經釐正還醇而考較似未盡善有文義未通而取數必足於原額甚有不能完篇限於數而並取之者殊非

聖世掄才之意臣以鄉試屆期欲破從前之習宜立

更始之方。以後督學之臣。非經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輕授。如遇科歲試期。但擇文理清通。才可上達。不必拘泥定數。濫收黷序。試畢之日。盡將原卷送部磨勘。如或復蹈前轍。當治學臣以疎忽瞻徇之罪。庶人文丕變。而士類維新矣。一酌考成。竊惟郡縣臧否。首以錢糧完欠為殿最。此固經國理財之要務。顧有司憚於考成。靡不急催科而緩撫字。勸輸不效。勢必敲朴。蠶

楚之極。有散而之四方者。有迫而走險。罔畏法紀者。何以副

皇上愛民之盛心。臣惟當視地方上中下變通而分

別之。如土沃民饒。州縣之上者。力足以辦。而錢糧不完。逋欠如故。當責以考成。參罰之例。他如地方雖未凋殘。而土瘠民貧。州縣之中者。如曾經蹂躪。民逃地荒。區區子遺。僅存一縣之名。勢不能卒完。州縣之下者。是其地其時。正有司得

展其撫摩之術。而見
清時愛養之仁。苟拘泥成例。以每年錢糧完足。分數
覈其殿最。恐於撫字之道。多有掣肘。臣非不知
度支浩繁。財用不足。輒敢冒昧。為郡縣寬。蓋以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所關民生休戚。地方安危。
良非淺鮮。亦以仰體

皇上憂民之至意也。一申法令。臣惟各營官兵之設。
原以防奸禦侮。非徒務虛聲。而為觀美也。向見

地方有事。輒請滿兵。無事則坐糜廩餉。今近

畿之地。往往盜賊縱橫。白晝劫掠。近者如此。遠者

可知。夫既不能消患於未萌。又不能緝獲於事

後。及至失事。專諉有司。而手握重兵者。每逃於

法外。何以飭武備而靖地方。臣思各營俱有已

定之汛地。當責之畫地分兵。朝夕防範。務俾萑

苻斂跡。遐邇肅寧。否則先將該管將領。治以疎

防失機之重罪。庶積玩知警。而民生獲安矣。

於六部之重罪而歸之味謹曰月主蘇其美

并始相建國蕭學其限其法為其於此以就

其之其山當書久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臣傅維鱗謹

奏為請敦建極立政之原。以鞏無疆之慶。以開有道之長事。臣以菲材謏劣。叨任詞林。出列司道。

皇上蒙

皇上拔擢屢加。驟晉今職。風憲何地。謬及庸愚。即捐

皇上糜頂踵。不足仰報。

高厚。臣區區愚見。所到何敢緘默。有負我

皇上擢臣之意。臣竊以建極之本。本於

順治十四年

君身立政之原原於此其本本也
君學夫道遠矣身而修則始於身自外

皇上之身天下臣民之所仰賴一動一靜所關匪輕
皇上而罪或以期言公始風氣所此器又而

皇上之政上則創垂之基業在是下則子孫之稟承
在是從古帝王之治統道統在是一學一問所

君身
關匪輕臣敢先以有切於
君身

君政者為我
皇上陳之伏惟
省覽焉臣聞慎修謨陳乎迪德修身傳通於事親誠

以
君身者萬化之源而表正之極也我周公
皇上自臨御以來其無

郊廟祀事以及耕藉諸鉅典興建諸大事無不
躬親克成盛舉且

順治十四年

深宮而軫民艱披覽而勤午夜勞神焦思以經綸天下即古之未明求衣日昃不遑暇食者何以加焉亦可謂所其無逸遠乎宴安疾毒者矣近聞皇上時有巡幸臣不敢以大禹于逸周公于觀春秋書觀魚網目書巡者三十九比擬我

皇上若起居有注倣古右史書動而數數如此恐非所以示萬世也

皇上春秋鼎盛精力有餘雖一日萬幾不以為苦而警蹕多御未免過勞臣願皇上於堯癯舜黜之中時屢恭默思道之意嚴起居慎出入以穆穆之宏度體天道之安行詎不美歟不然或寒威栗烈炎暑鬱蒸或晦明風雨之不時雖在

上天保定孔固之身萬無一慮然臣不得不懇懇過計

皇上自今頤養天和時加慎重寧勞心毋勞形寧靜

皇上而致福。毋動而生虞。

皇上念此一時之舉。為萬世史冊之昭垂。豈細故哉。

工天相從此強固精明。符宋真德秀之祝願。避危遠見。

如司馬相如之諫書。則

睿躬康泰。而海宇戢寧矣。此所謂鞏無疆之慶也。臣

又聞堯舜之世。都俞吁咈。交謦疇咨。所以從古

皇。上稱為聖政。即為聖學。無所謂經筵也。經筵起於

宋。宋儒謂君德成就。責在經筵。亦以謂經筵之

上。羣臣咸集。有取於百僚之師濟。不徒在詞臣

周旋也。然而欲收其實。不得但襲其名。我

皇。上天縱聰明。左圖右史。淹貫博洽。夔絕千古。且講

官不離於側。業已無日不學。無事不學。其無庸

經筵之陳迹。明矣。况已奉有

文華殿工成舉行之

旨。且屢見諸臣章奏。臣復以為言。不幾贅乎。臣有說

於此。昔黃帝訪道於崆峒。光武論藝於息馬。宋

真講萬謨於苑中。原不以地拘。如今
景山。真講。自京。泰。自。對。以。言。不。幾。費。七。百。百。財。
瀛臺。儘可舉行。何必斤斤

文華之待也。臣請自今

命輔臣等博考舊章。肇興

大典。每

皇上臨御講官不必尋常摘句。須援古證今。隨方啟

沃於經史之中。參以時政之得失。反復陳說。以

盡其致。臣尤不欲

皇上之獨為學。而願諸臣之共為學。凡遇講筵。一時

大臣卿寺科道。無弗畢侍。於是議天下之大計。

皇上陳兵民之疾苦。

皇上詢以職掌。使其詳細條奏。既可以覘諸臣之才

品。諸臣有聞輒告。

皇上有問輒對。果當

上心。立使屬草。即

允施行。又可以覘諸臣之識見學問。不必如前者章
皇上疏之上。僅博一該部議奏之

旨。而各衙門之覆。仍蹈夫無容再議之文。其諸臣中
皇上。有職掌不明舉動闕茸者。

皇上立加嚴飭。甚則罰治。如此則學益增。政益舉。諸
臣恪恭鼓勵。各盡厥職。合古之經筵召對建事
課官而為一。於以敷碩畫。創懿綱。良法美意。遠
邁前代。而邳隆之治成矣。此所謂開有道之長

也。以上二條實臣一念愚誠。故首及之。伏乞

睿鑒採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春... 天... 不... 意... 自... 恩... 幸... 甚

... 工... 二... 節... 費... 且... 一... 餘... 結... 是... 首... 及... 之... 亦... 子...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奏為因變陳言實圖修省以祈

天祐事。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應之際甚

微。而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

災異以警之。人君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

之。惟德格天。至誠感神。從古然矣。茲者自春及

夏。雨澤未降。重煩。大內。雖。逾。天。道。其。饑。飢。其。本

宸慮。俾羣臣齋心祈禱。又閱邸報。見陝西巡撫題報

順治十四年

京師異常火災。三月之內。連焚二堡。臣思火災皆係
旱徵。復察禮部移文。內稱欽天監具題推算本
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五月十四日夜。十
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備位臺端。覽之不勝悚懼。
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遇望。遙奪月光是為陽
勝陰也。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陽不勝
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為垢。陰微而即抗
陽。其變非細。於五月望。復月食。為日月交食。况

月食至既。亦屬災變。此在漢唐宋令主。尚能遇
災恐懼。因事禳救。况我

本朝尚德緩刑。無事無念。不敬天勤。民修省之實可

弗講乎。昔漢文帝癸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之士。今

皇上虛懷求言。言路未嘗壅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
言之士。緣事降斥。沉滯下僚。屢逢
恩詔。未見滌洗。所宜

敕下該衙門速為察奏取自

上裁以開言路者也昔漢明帝十月日食詔以輕用

皇上民力繕修宮宇自戒今

皇上孝思不匱創建內殿以修祀事其工難緩至此

外土木之工不論大小請

敕諭所司一切報罷於以省財足用專意養兵恤民

昔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上

疏曰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

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今官司貪

墨立法不赦功令森嚴人知懲懼然自古相傳

律有枉法不枉法似宜稍加分別若錢糧考成

叅罰太急降調日多循吏不免似宜

敕下吏戶二部採取眾議量從寬減地方守令果係

賢能如因錢糧鑄謫仍聽撫按保留務從民望

昔漢明帝十三年十月日食詔刺史太守詳刑

理寬存恤鰥寡今恤刑已畢又屢經援赦豈尚

有刑之未詳。寬之未理。所慮有司奉行不實。處
役上下其手。况皇華之使。逍遙驛路。德意稽遲。

今宜請

敕下該部。將應赦事宜。馬上飛傳。各直省督撫。按速
為清理。仍將開釋過寬。滯姓名件數。覆報部院。
以憑稽察。若夫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裁減議及。
所省甚微。五品以下。俸祿更薄。似宜一併照舊。
支給。昔漢章帝永平十一月晦。日食。於是避正

殿寢兵。詔有司各上封事。今連年征戍。寇盜未
靖。將欲進取。必須足餉。然天行亢旱。饑饉可虞。

廟堂勝算。宜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旗下戍兵。

減其二三。省數千里往來之勞。節數百萬供應。

之費。俟歲稔財豐。方可決意大舉。以上各款。臣
不敢為無稽之說。考諸往古。驗之當今。俯竭愚

忱。仰

睿聽。伏冀

皇上深恩遠慮。圖之於未變之前。修德修刑。持之於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為務。恐驕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為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撫字宜圖。疆場靡寧。招攜懷遠。文德是尚。仍嚴敕內外大小臣工。改過洗心。勉盡厥職。以國為家。視民若子。勿徒襲自効之虛文。勿止修救護之故事。庶可以消彌災沴。雨暘時若。而三光亦為之改色矣。

吏科左給事中臣王益朋謹

奏為請定豐鎬神區規制仰祈

敕議修舉以重萬世根本事。臣惟時誥舉羸難與慮

瞭然。始然事關重大。貴在開先。始之規模不立。則無

以垂奕世而示來茲。臣有一得之愚。可以厚功

臣取地利。明官府。宣教化。重根本。備海防者。敢

末為

皇上陳之。臣稽載籍。歷代建都不一。明洪武都金陵。

皇上永樂遷北平。以金陵為南京。雖各功臣隨遷於燕。而所賜田產。皆委家人莊頭。在彼耕種收獲。租糧供送本主。原非整國而遷。置舊都於偏廢也。我

朝定鼎燕京。則遼陽發祥之地。實猶昔之南京也。自效器墨勒根王。苟且補苴。而陪京規制。闕焉未舉。幸皇上親政。加意根本。懸爵招民。權宜鼓舞。究竟所招不多。生聚無幾。開墾未廣。名器徒輕。頃見遼陽

知府張尚賢招徠不繼一疏。有云。去歲自春徂秋。招頭絕跡。開創遼陽。原出自

皇恩請

敕部設法招徠。或此法難行。更有彼法可通等語。而部覆以為招民之例。原經會議題定。已屬破格鼓舞。臣部無庸再議。臣愚以為與其懸爵招民。應之者少。不如倣明初之制。將遼陽等處田地。酌量分給功臣之家。令其委托家人莊頭耕種。

收穫供送本主。彼之地利既熟而耕種必饒。又無煩司農之籌畫者。况八旗兵丁加以連年水患。戶部議給漕糧公私兩受虧耗孰得孰失。明白易見。至於近畿之地圈給八旗。朝廷雖有撥償恐難盡如原數。以臣愚計莫如既將遼陽所屬餘地查數撥補有力之家不妨多給。在畿民無失業之虞不獨無地而有地在。朝廷解拋荒之患亦可因地而得民較之近日懸爵

招徠其間容易繁難相去逕庭矣。且旗下舊人常言關東土地肥饒可惜拋荒無人耕種。由此觀之諒亦臣民之所樂行者。此所謂厚功臣收地利之一也。其陪京舊制在明朝南京設有文

武諸司而科道糾參之責。部司權關之差咸得與焉。查洪熙宣德在儲位時亦曾南京監國不止勲臣留守。今遼陽既稱大天。則應察照會典量設部院科道滿漢官員按

時修舉諸大典禮。至於舊時衙宇。似未盡壞。畧加修葺。所費不多。所關實大。又知府張尚賢全遼文運。已開一疏。內云。遼陽士子。遵旨出關。攜妻挈子。千里播遷。情尤可憫。較之寄籍在遼之永平生。負視

嚴綸為故紙。畏出關如虎穴。不啻雲泥等語。臣愚以為士為四民之首。自當遵

旨奉法。爭先恐後。以風小民。何得藐視法紀。如府臣

所云者。伏請

皇上嚴敕。盡令出關。各還故土。勤學力農。一勞永逸。則其親友相依。攜帶人口。正自不少。如有直省

俊秀人等。願赴遼試者。許其全家移住。即與田

產入籍應試。每五名一為互結。立法之初。暫寬

冒籍之禁。大抵不在本地開科。則人情不肯爭

相趨赴。於作養士子之中。寓招徠人民之計。此所謂明官守。宣教化之一也。至於遼陽等處。歷

代以來皆為郡縣。明初盡改置衛。止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我中國。其於外。其於內。皆宜詳。臣思朝初設一府兩縣。其餘各城。俱未建置。見今海寇未殲。風候莫測。有備無患。機要宜詳。臣思祖宗陵寢所在。王氣攸鍾。實為重地。若不預為防維。則濱海地方。一旦賊艘飄忽而至。其何以應之。臣愚以為自山海以東。凡大小衛所城池。俱當建置郡縣。設立防守。拱護聯屬。生聚教養。在此一

舉。此所謂重根本。備海防之一也。抑臣更有請者。

盛京興王重地。自是上國規模。明洪武陞集慶為應天。永樂陞北平為順天。嘉靖陞安陸為承天。今遼陽府名亦宜陞用天字。知府應改府尹。則名正言順。足法後世。至於前代大小臣工。恬過不悛。或調發南京。使之砥礪。修省果能悔過。仍復調回。今以衛蠹罪犯徒發遼陽。雖亦填實。

畿輔之一端。然而非法之善也。夫寧古塔尚陽堡。尚可比之前代邊遠之處。而遼陽左右既屬盛京。當如明之應天等處。商賈輻輳。士民樂居。佳麗富饒。斯稱天府。豈可使罪人雜處其間哉。且此輩舞文狡猾。其心必異。子孫習染。種類不端。敗壞風俗。尤其小者。釀亂思逞。勢所必然。更不可不蚤為區別也。臣蒙

皇上知遇之恩。感奮思報。知無不言。至於斂怨招尤。

臣不暇顧。如果臣言可採。統祈

乾斷修舉施行。

諫言

不即... 言... 辭...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臣王永

張吉謹

奏為節用愛人以清治源事竊照自古帝王平天

下之道不過用人理財兩端而勵世磨鈍則賞

罰二字實勸懲之大端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可見用人關係最

重舍用之外別無理財之方人與財相需並

急不容偏廢者臣管理吏部職在用人入署辦

順治十四年

事見考功議處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每日
罰俸停陞降級革職。多或十餘案。少亦數案。每
案少者數員。多或數十員。陞除未久。降革最多。
天生人材。原不易得。培養甚難。何堪摧折如此。
然戶部職司理財。軍需撥兌。至急。禮工等部。營
建宴享。費用不貲。積欠不完。催提逾限。照例
題叅。原難寬貸。倘果有益於
國計。各官罷斥。何足垂憐。乃立法既嚴。怠玩如故。

在事諸臣。縱不急公務。豈不愛功名。或者叅罰
太過。不足以服其心。而追比法窮。實無以措其
手。因而神昏氣短。叢脞混朦。百務廢弛。坐待譴
謫。欲理財而財愈匱。則勸懲之法。不可不細講
也。查各部錢糧考成則例。各有不同。然皆以十
分為率。惟戶部錢糧多。故叅罰獨重。然先年亦
以十分為率。照依所欠分數。分別議處。輕則免
議。罰俸。稍重者。停俸降級。革職戴罪。督催完日。

開復又其重者降級調用革職為民曾經會議相沿已久。近見戶部覆疏凡陞任丁憂署事及新官接管降調離任等官皆以人各十分計算。叅罰是一年錢糧係一官經征原止十分為率者若一年之內三四易其官則化而為三四十分矣。况禮兵工三部既各有十分考成戶部項下如漕糧南糧倉糧屯糧漕折白折益引贓罰等項則例尚多若人各十分計算則積算一任之內便有百餘分不止。此後叅罰重疊深恐格碍難行也。即如陞任丁憂降調署事之官俱在十一月十二月離任本年未完尚可責其玩愒。若在正月二月則一年額賦豈能於一兩月內合併預徵。又如委署接管新任交代之官俱在正月或二月到任則本年額賦尚可查其稽遲。若俱在十一二月則各年未完係前官經手又豈能於一年之前代人受過。今一官之身數月

之內。本色折色。正項雜項。起運存留。新徵舊欠。紛紛逼迫。夜以繼日。嚴刑酷比。血肉紛飛。方苦鞭撻不及。神術難施。却又以人各十分。計筭參罰。革職降調。幾致動輒得悔。罰而再罰。安望開復之期。處而又處。久斷陞遷之路。前官方去。後官已參。更換不常。迎送受累。日久混雜。追解難清。求免反欠。欲速反遲。此法不更。恐財賦終無清楚克裕之日也。伏乞

敕部確議州縣錢糧。是否應照舊例。仍作十分考成。覆請

上裁。庶立法簡明。人心競奮。人才國用。兩受其利矣。

上殊無立去簡冊入心效當入木阿用函受其降矣

賈誼

竊惟聖朝建國以來。雖經變革。然其治亂存亡。皆由乎人。而不在乎天。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用刑。今陛下即位以來。雖有德教。然刑罰未嘗廢也。夫刑者。天下之所畏也。而德教者。天下之所歸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用刑。今陛下即位以來。雖有德教。然刑罰未嘗廢也。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今革職戴罪照舊管

事臣魏裔介謹

奏為敬陳軍屯大政以定足國阜民之善制事今

天下治平之效未奏。山陬海隅警報屢聞。幸

天意降康。大有頻書。故兵食之計。稍得贍給。設使有方

一二千里饑饉之憂。不知司國計者。何以待之。

夫搜括裁省之計。可暫而不可久也。俸祿裁而

室人交謫。則官困。優免裁而廩給缺。則士困。船

隻封而脚價莫償則商困。敲朴急而瘡肉俱盡。則民困。征戍頻興。馮匹衣甲之需。日煩。霜露寒暑之憂。不免。則兵亦困。是今天下之大患也。然天意制官士商民。皆困於兵。而兵亦未嘗不困。則其隱憂將在於。後未盡。山州新。言。韓。閻。幸。

國尚。可。不。知。所。變。計。乎。如。欲。變。計。莫。如。取。古。人。良法而施之。三代兵農合一。其後兵民分。而兵出死力以衛民。民出供給以養兵。然民力徃徃重

困。是以宇文周行府兵之法。而唐與明皆法之。以立制。當明之初。養兵百萬。不費一錢。則衛所之屯政修也。今舊衛所既廢壞。難以復用。而天下兵餉費至一千餘萬。若不議屯田之法。數年之後。必不可支。徃歲亦曾議屯政矣。而所招者民。既謂之民。各有籍貫。各有有司管轄。何事於屯。是以貽譏畫餅。而且大為民害。今所議者軍屯。每兵一千。擇堪戰者教習訓練外。其老弱者

每千內揀四五百名。以為耕種之兵。凡係屯兵。府鎮及扼要關塞地方。不拘民衛。查有荒蕪田地。不論有主無主。及各王府未變價舊地。閒廢官田。俱撥與守兵耕種。況山東河南川陝湖廣等處。地曠人稀。可耕之田尤多。每兵撥與一區。大約不過二三十畝。其牛具種粒。官為給與。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比照各地方民糧銀數。筭作兵餉。仍令該管將領官盡力督催。該鎮道總

提轄之。歲課籽粒。以為殿最。如此則一歲之中。各直省屯兵之所。可添糧數百萬石。可省餉銀數百萬兩。然自明季以來。兵驕將惰。以耕耨為恥。坐食耗糧。其弊久矣。昔郭子儀功在唐室。封王汾陽。躬耕百畝。以勵軍士。諸葛屯於渭濱。羊祜屯於襄陽。古之經濟名臣。未有不留心於此者。是在督撫提鎮。以身倡率。斯法制可行。然屯政所費皆本。必先得數十萬金。議者或難設處。

臣以為屯政當今天下第一大務此政不行財
用終無足法或將鹽課撥給或將正項借用贖
錢贖穀操賞等項俱可措支至於所在富民願
納監者憚於道路跋涉未能至京今聽其於各
布政司及各督撫道府處上納銀穀轉文京師
即准入監則援納者必多而可藉以集事總之
朝廷先費數十萬金錢亦當捐帑為之况所費資本
可作正餉抵筭而獲利無窮實為兵食久遠之

計未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伏祈

皇上考之舊典詢之衆論

敕下該部速行打筭詳議妥確務及明春肇舉其事
天下且拭目以觀善政兵之困蘓則官民士商
積困俱蘇一代久安長治之業必權輿於是矣

計困斯極一外入安身之業必難與外是矣
天下且海自以贖毒如兵之困蘇州官月士商

奏為請簡冗費以裕軍需寬舊欠以蘇民困事伏
見數月以來亢陽不雨麥苗枯槁畿輔之間以
及秦晉齊豫三農無望兼之運河淺涸漕艘惟
艱至今年五月間始雨而歲之寒

工科給事中臣姚延啓謹

奏為請簡冗費以裕軍需寬舊欠以蘇民困事伏
見數月以來亢陽不雨麥苗枯槁畿輔之間以
及秦晉齊豫三農無望兼之運河淺涸漕艘惟
艱至今年五月間始雨而歲之寒
皇上宵旰焦勞精虔祈禱為臣子者自宜披竭愚忠
仰佐

當守之憂臣蒙

皇上簡擢言路。已經半載。每媿素餐。無以圖報。芻蕘一得。敬為

皇上陳之。夫一歲之入。自足供一歲之用。今兵餉壓欠。至於半年。壯士荷戈。嗷嗷待哺。誠可為之寒心。即准撥鹽課銀兩接濟。一時為數無幾。竊恐天旱無秋。從何買米。三軍其能枵腹乎。此正大奉司農長慮。却顧之時。而東那西借。寅支卯糧。既已點金無術矣。計惟有節省一法耳。今大工累

天子建。支費浩繁。乞
皇上軫念時艱。暫停土木。或云。已興之工。不便中止。

惟斷自
宸衷。酌量緩急。輕重。擇其緊要者。先行竣事。其餘姑俟陸續經營。省得一分金錢。即可留一分兵餉。

仍乞
召戶部滿漢大臣。面詢錢糧出入之數。四月初以前。解到若干。用過若干。各項經費若干。應撥兵餉若干。

于除借支抵補外尚缺正項若干逐項逐季通
盤打算從頭清楚庶可知其大略一絲一毫皆
宜早為珍惜寧留有餘不盡以克實府庫一切
不急之器具得已之典禮姑從節省或經費之
外偶有供應仍行取給內帑不至又動大部項
下錢糧官府合為一體出入數每相衡如是二

皇上三年間

天子躬行儉約則京師風俗自無不歸於儉滿漢崇

尚敦樸自然國有儲積餉無匱絀財富兵強士

飽馬騰而神氣愈壯威靈訖於四海矣臣所謂

簡冗費以裕軍需者此也臣從垣中接督臣郎

廷佐三大困一疏詳言江南之民困於催科皆

緣新舊並徵民不堪命語云人窮呼天疾痛則

呼父母

皇上代天子民百姓叩

闡無路督臣為之大聲疾呼誠不啻繪鄭俠之圖

順治十四年

矣。南方財賦本重。加之海賊剽掠。土寇橫行。客兵騷擾。其膏髓已竭。乃邇者粟未登而餉已急。徵甫啟而叅已隨。在本年者則已矣。積三四
年之逋欠。並徵於一旦。不分新舊。統以十分為率。民知完之不能盡完。梓此皮骨。以捱血比官。知追之不能盡追。拌一降調。以圖卸担。官民兩窮而

國計坐受其困。協濟兵餉。則又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以司農催檄之文。竟成一頑鈍不靈之局。萬一年荒歲歉。為窮則攫獸。窮則噬柰。何而不為之所也。伏乞

皇上救下戶部詳議。將舊欠一項。或每年帶徵幾分。或每年帶徵某年。稍從寬免。以示用一緩二之意。庶天旱可回。人心可鼓。將立見歡聲雷動。無
不爭先輸納。以完逋賦。而

國計可紓。元氣愈固。鞏億萬載綿長之祚矣。臣所

國謂寬舊久以甦民困者此也。伏祈之新矣。日所
睿鑒。不卒。夫傳臨以京師。越而

意。無天旱。可回入山下。越。雖立。其。雷。雖無
及。每。年。帶。燭。其。年。節。其。實。其。亦。用。一。二。之
皇。上。終。下。可。時。藉。藉。其。其。又。一。既。為。每。年。帶。燭。其。年。

皇。上。終。下。可。時。藉。藉。其。其。又。一。既。為。每。年。帶。燭。其。年。
皇。上。終。下。可。時。藉。藉。其。其。又。一。既。為。每。年。帶。燭。其。年。

兵科給事中 臣金漢鼎謹
奏為再陳推廣於全之議以廣

皇仁以順

天心事。臣惟天地之大德曰生。王政所務詳惟獄。其在

皇。上。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明。乎。雷。雨。者。

上。天。之。闡。澤。赦。宥。者。君。上。之。湛。恩。也。在。周。官。曰。

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

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

曰愚蠢。原古哲王立法之意。誠慮絕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故不憚其詳。其慎寧失出。毋失入耳。我

皇上因天旱不雨。夙夜靡寧。既摠祈禱之誠。復天特簡滿漢大臣。慎理刑獄。至王如而能其新綸下沛。在事大臣。自能虛公推勘。有枉必伸。以期

皇上好生至意。乃臣顧鯁鯁慮者。司寇所繫。事皆重

未副

大。非強盜得財。則殺人抵命。非貪官蠹役。則逋稅侵糧。幾經覆讞。強半定辟。諸如此類。果係情真罪當。何妨立置典刑。即視息囹圄。已屬過偉。

然得毋有行劫成招。賊無指實。贖貨正律。跡尚糳糊。懲貪所以恤民也。保無有察訪奸民。而鬼車水砌。治蠹所以護良也。保無有吞舟漏網。而

李代桃僵。侵肥顯著。固為法所難寬。折變無途。似亦情有可憫。他若狂愚獲譴。未邀浩蕩之

洪慈誥誤蒙辜。猶冀出死。或冀結末。或冀入
皇恩之湔拔。所當並加矜察。求一生存於萬死之中者
也。第恐諸大臣。惕於意。增意減之嫌。或躊躇於
刑疑。罰疑之議。一經觸咎。三面難開。伏乞
再敕滿漢大臣。反覆推詳。務求情實。勿撓眾是。勿泥
成招。閱招詞。必詢口詞。自可破畏威懸坐之弊。
盡我心。仍合眾心。不必避深。故縱出之疑矣。抑
臣更有請者。部禁之罪。囚有限。天下之讞案。無

窮。若止數監犯。以求生。恐全活無幾。尚非推廣
皇仁之意也。如各省大小罪犯。情事豈無誣誤。罪案
豈無重輕。曾經京詳者。悉令滿漢大臣。會同刑
部。細閱全招。秉公覆覈。稍涉疑竇。徑行駁正。其
未經京詳者。仍

勅各該撫。按虛心研訊。務在得情。勿憚對讞之煩。仍
批原問。致臆見之難翻。勿恤平反之難。有礙前
官。俾覆盆之終抑。如此。則在內在外。獄禁一清。

和氣導迎。甘露吐沛。普天率土。共慶豐亨。於以

仰答。問。延。敷。良。之。職。曠。也。此。平。又。之。職。有。職。而。

皇土祈天恤民之盛心。匪眇小矣。以。朝。禮。備。之。賦。也。

未。懸。京。籍。黃。所。

時。時。問。全。部。京。公。費。費。前。於。道。官。部。行。郊。此。其。

是。無。中。神。會。送。京。籍。官。志。令。商。業。入。官。會。同。國。

皇。土。之。意。也。以。各。官。人。之。罪。也。無。是。罪。者。

漢。安。五。姓。並。罪。以。六。其。罪。也。今。亦。無。是。尚。非。罪。者。



